

故事里的沂蒙

大众日报社在横山

山东莒县地处沂蒙革命老区，在离莒国故城东南30公里处有一座巍峨的山峰，这就是被誉为“鲁东南小延安”的横山。横山海拔531米，这里有险峰竞秀、连绵西去的四条山脉，这四条青翠山峰的阻隔，天然地形成了东西走向的三条狭长山谷。在这群山环绕的山谷中，散落着许多村庄：在南者为前横山村，在后者为崮西村，居中者为后横山村。每个山谷只有一条西向山道可通，形成了易守难攻的自然屏障。1940年到1943年，山东的部分党、政、军领导机关先后转移到滨海地区，进入横山抗日根据地，坚持对敌斗争。

后横山村的东方大山脚下，有个叫张家草场的小自然村，抗战时期，大众日报社曾在这里驻过。这里至今传颂着当年抗日军民舍生忘死保卫报社的革命斗争故事。

1941年下半年，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日寇“铁壁合围”的疯狂“扫荡”与“蚕食”之下日渐缩小，斗争形势日趋严峻。1941年秋，日军发动了对沂蒙山区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，也是最残酷的“扫荡”。大众日报社莒县印刷所的人员用五匹骡子驮上报社部分设备和材料，几经周折，转移到滨海腹地莒县横山根据地张家草场。当时，这个小山村仅有十几户人家，坐落在后横山村东的山坳里。这里山高涧深，交通闭塞，几栋低矮的草房掩映在绿树丛中，十分便于隐蔽和转移，而且村里的居民几乎家家都是“堡垒户”。报社人员就住在地下共产党员张树贵等人的家中。

张树贵接受党组织交给的协助和保卫大众日报社的任务后，与弟弟张树山等几名民兵骨干，配合报社人员，先将拆卸装箱的印刷设备藏在村东南巨石林立的大山沟狼石洞里，又将油印机、纸张等刻印材料藏到村后的山洞内。报社人员在分销处负责人老黄的带领下，不分白天黑夜，轮班在洞中或写、或刻、或油印，坚持出报，然后由交通员老商和小汤化装成生意人，将报纸分送到根据地军民手中。张树贵等民兵骨干轮流为报社站岗放哨，担负起后勤和安全保卫的工作任务。

1941年9月13日，盘踞在莒城的日伪军倾巢出动，直扑后横山村。张树贵接到鬼子“扫荡”的可靠情报后，立即组织民兵和报社人员一起掩藏机密，转移设备和人员。张树贵的媳妇张大娘把刚刚烙好的一大摞煎饼藏到村前的黄豆地里，心想：千万别叫敌人翻出来，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知道这里刚刚驻扎过队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她到各户走了一遍，确认没留下什么破绽，才抱着出生不满百日的孩子离开家，刚走到村头，就被敌人堵了回来。敌人一进院就乱翻一气，坛坛罐罐都摔得粉碎，粮食、咸菜撒了一地，搞得院里一片狼藉。见一无所获，敌人一枪托把张大娘打倒在地，气势汹汹地嚎叫：“八路藏在哪里？”一名汉奸一把夺过她怀中的孩子，狞笑着威胁：“只要说出八路的去向和东西埋在哪里，就把孩子还给你。不说……”汉奸咬牙切齿地做了一个摔的动作。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耳听着孩子哇哇的哭叫，作为母亲的张大娘心如刀绞，两眼冒火，但她只说：“俺什么也不知道！”

灭绝人性的敌人举起无辜的孩子，恶狠狠地摔死在地上，张大娘只觉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鬼子、汉奸用冷水把她泼醒，又对她吊打施刑，一直折腾了3个多小时，张大娘被折磨得几度昏死过去。每次醒来，她都强忍失去爱子的悲痛，在心中自语：“我死不怕，只要队伍上的人和东西不被发现就好。”为了迷惑敌人，每当睁开眼睛，她总是故意看向院中某处。敌人以为这里埋藏了重要机密，找来铁镐，大刨一通，一直闹腾到太阳偏西。临出村时，敌人又在村子里放了一把火，才悻悻而去。

横山根据地的群众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之下，采取各种办法支持报社的工作，千方百计解决报社的急需。当时，印刷铅字奇缺，为搞到铸字用铅，张树贵回到当时还是敌占区的老家张家洙流村，找到本家兄弟张树松想办法。张树松马上到城里大菓街杂货铺的联络点设法购买，几经周折买到了80斤铅块。等张树贵从张家洙流村把铅取走后，买铅的事被坏人告了密。敌人当天抓捕了杂货铺经理并准备第二天去抓张树松，得知这一消息，张树松急中生智，当晚到外村借来了蒸酒用的锡蒸馏器，找人帮忙，突击一夜，将三间屋的“蒸酒作坊”弄起来。第二天敌人来追查时，看到将要开张的作坊，张树松一口咬定买的是锡，才把买铅的事应付过去，总算化险为夷。

大众日报社在横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1942年1月，后迁到山东分局驻地莒南县境内，结束了这段艰辛的“横山岁月”。在根据地人民和报社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《大众日报》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出版发行，鼓舞了抗日军民，为打击敌人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的山水名胜，考证了济南泉水的由来，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。

在《济南行记》中，元好问论证了趵突泉的成因、变化及其名称的由来。文中写道：“瀑流泉在城之西南，泉，泺水源也。山水汇于渴马崖，湫而不流，近城出而为此泉。好事者曾以谷糠验之，信然。往时漫流，才没胫，故泉上涌高三尺许；今漫流为草木所壅，深及寻丈，故泉出水面才二三寸而已。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槛泉，又立槛泉坊，取《诗》义而言，然土人呼‘瀑流’如故。‘瀑流’字又作‘趵突’，曾南丰云然。”他在文章中指出，趵突泉是南部山区的水汇集到渴马崖，再经地下河流到市区，冒出地面后形成的。旧时泉池中的水才没过小腿，从地下喷出的泉水高达三尺许；如今水流为草木阻塞，池水深可及丈，泉水喷出水面仅有两寸高了。这泉的名字，古时称“泺”，北宋时有位太守改称它为“槛泉”，然而当地人仍叫它“瀑流泉”。“瀑流”写作“趵突”，始于宋代的齐州知州曾巩，从此便一直延续下来。

文中还记述了金线泉的金线之奇和发现金线之难：“金线泉，有纹若金线，夷犹池面。泉今为灵泉庵，道士高生妙琴事，人目为琴高，留予宿者再。进士解飞卿好贤乐善，款曲周密，从予游者凡十许日，说少日曾见所谓‘金线’者。尚书安文国宝亦云：‘以竹竿约水，使不流，尚或见之。’予与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，然竟不见也。”金线泉的水面上，阳光一照，水纹像金线一样摇曳飘动。不过，这种现象不是经常可以看到的。在朋友的陪同下，元好问在金线泉边苦苦找寻了三四天，始终没有见到。

除《济南行记》外，元好问还写有《济南杂诗》，其中对趵突泉大加赞赏：“白烟销尽冻云凝，山月飞来夜气澄。且向波间看玉塔，不须桥畔觅金绳。”诗人在冬日的月夜来到趵突泉边，此时，天上的云彩冻凝了一般，泉上的水雾已经消散，明亮的月光倾洒在泉上，使夜色更加清澈明净，那奔腾跳跃的泉水像闪着银光的玉塔一般高高矗立，显得更加美丽。有这样好的美景供人观赏，何须再到桥边去苦苦寻找金线呢？短短四句诗，高度概括出趵突泉美丽的“冬容”。

元好问对美丽的泉水大加赞赏，对受到破坏的泉水则深感痛心。他重来济南时，适逢济南刚经历过金末战乱的破坏，许多地方破败不堪，当时有名的舜泉就是一片狼藉。诗人来到这里，写下一首《舜泉效远祖道州府君体》。诗的开头四句先说，舜曾在历山下耕田，这里至今保留着他当年挖的两个泉池。这泉池如今怎么样呢？他接着写道：“丧乱二十载，祠宇为灰烟。两泉废不治，渐著瓦砾填。蛙跳聚浮沫，羊饮留余臙。我行历荒基，涕下何连连。”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，泉边的祠庙已破败不堪，两眼舜泉也被废弃，泉中堆满瓦砾，青蛙在臭水坑里跳跃，羊喝水经过的地方留下难闻的腥臙。看到这样荒凉的景象，诗人禁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不忍舜泉泯灭，于是他想修治泉池：“我欲操耒耜，浚水及其源。再令泥浊地，一变清冷渊。青石垒四周，千祀牢且坚。”他想拿起耒耜，亲自动手疏浚泉池，让浑浊的泥沼再变成清泉。他要用青石垒砌泉的四周，千百年下去仍然又牢又坚。诗的最后四句，作者爱泉的感情得到进一步升华：“石渠漱清溜，日听薰风弦。便为泉上叟，怀饮终残年。”从为泉的破败而伤心，到想亲自修泉，再到欲终老泉边，诗人对泉的一腔深情，令人感动。

元好问对泉的深情，还表现在其他诗文中，如“羨杀济南山水好，几时真作卷中人”（《题解飞卿山水卷》）“看山看水自由身”“有心长作济南人”（《济南杂诗》）等佳句，都是他热爱济南泉水的真情流露。

（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【史海钩沉】



□戴永夏

来自异乡古代诗人，深情地热爱济南泉水，跟济南泉水结下不解之缘的，元好问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。

元好问(1190—1257)，字裕之，号遗山，太原秀容(今山西忻州)人，金代著名诗人、史学家。他的祖上为北魏鲜卑贵族拓跋氏，他是唐代诗人元结的后裔。其生父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，以教授乡学为业，喜爱杜诗，推崇苏、黄(苏轼与黄庭坚)。元好问被过继给其叔父元格，元格在掖县、冀州、陵川、略阳等地做官，常带上他赴任。他在陵川求学于郝天挺，郝天挺引导他潜心经传、留心百家、刻苦诗学，对其成长影响很大。元好问7岁能诗，人称“神童”。兴定五年(1221)，进士及第。正大元年(1224)，又以宏词科登第，充国史院编修，后历任镇平、内乡、南阳县令及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。金亡后二十余年间，他潜心编纂著述，致力于保存金代文化。元宪宗七年(1257)九月，卒于获鹿(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)，归葬于故乡。

元好问在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成就，他涉足诗、词、文、散曲和笔记小说等各个领域，尤以诗的成就为最高。他的诗题材多样，内容丰富，其中反映当时人民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作品真实具体，富有感染力。其词被誉为金代“一朝之冠”，以苏、辛为典范，博采众长，兼有婉约、豪放等诸种风格，后人评赞其词“乐章雅丽，情致幽婉”“深于用事，精于炼句”。他的文艺评论代表作《论诗绝句三十首》流传很广，强调诗歌要重视内容，同时也要重视艺术手法和诗人的品德，要从大处着眼而不流于褊急，认为好诗应该真淳自然。他推崇雄健豪迈的风格，反对绮靡纤丽的诗风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其著作有《元遗山先生全集》和词集《遗山乐府》传世。

元好问幼年时曾跟随养父元格到掖县(今莱州市)赴任，路经济南，对济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235年秋，他又来到济南，泛舟大明湖，寻访金线泉，南登千佛山，北攀华不注，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文。此时写的《济南行记》一文，不仅详细记录了他的行踪，还具体描述了济南

元好问的济南泉水情缘

金代著名诗人、史学家元好问曾游历济南，写下《济南行记》一文，考证济南泉水的由来；也曾以《济南杂诗》的优美诗句对趵突泉大加赞美；还曾以“便为泉上叟，怀饮终残年”表达欲终老泉边的愿望……他对济南泉水的一腔深情，在来自异乡古代诗人中，实属难得。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